



雨一直下

(小小说)

魏咏柏

雨一直下，都两天两夜了，还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发疯了哩，这老天爷！梨打着伞从外面回来，在门口抖着伞上的雨水，嘴里嘟囔道。

娘坐在堂屋里，眯着眼睛帮梨缝衬衣上的一粒扣子，见他回来，没好气地问，又去桃屋里了？

这么大的雨，桃屋里不安全，叫她跟妞回娘家住两天。

你都叫她几回了，她听你的啦？

她说就去哩。梨坐在椅子上，一脸凝重地望着门外。娘叹了口气，不做声了。一会儿，娘缝好了扣子，将衬衣折好。看着魂不守舍的梨，娘又叹了口气，说都二十多岁的人了，桃的妞都四五岁了，你还惦着她干嘛？

娘，你别说了。

娘没理他的，继续说，我就你一个独儿，你也是咱家坪数一数二的能干小伙，我要求不高，你起码得找个黄花闺女吧，更不用说还带着个妞。停了停，娘又说，你二姑捎信来了，说给你相了个好女子，人品相貌都不输桃。

梨坐不住了，拿起伞又冲了出去。

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打在伞上发出“噗噗”的声响。梨心里焦急，几乎小跑着赶到桃屋里。桃屋里的门半敞着，梨站在门口喊桃，你怎么还没走？

梨的话音刚落，叫桃的女人出现在门口。这是一个身材丰韵、面容俊秀的年轻女子。见了梨，桃的脸微微有些发红，她说我是打算走的，妞说肚子饿，我给她弄点吃的，吃了就走。

梨屋前屋后又仔细地看了一遍，对桃说，屋又动了哩，你们吃了赶紧走，莫耽搁了！

晓得了，瞧你一身湿的，快回去，莫淋出病来。桃心疼地说。

梨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回头说，桃，莫再耽搁了，早走早安全，听到没？

听到了。桃笑着应了声。梨这才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梨刚到屋，娘忙拿来一条干毛巾，帮他揩头发上的水。梨接过毛巾说，娘，我自己来。娘就松了手，叫梨进房去换一身干净衣裳。梨边揩着头发，边走进自己房里，并随手关了门。

娘对着梨的房门叹了口气说，我晓得桃是个好女子，当初你们两个那么好，我就等着你当兵回来跟桃成亲，我就等着抱孙子。可哪个想得到，桃突然就嫁给了权。这权也是，明明晓得你和桃好，还停了停，娘又说，话说回来，权的命也不怎地，结婚没两年就得病走了，可怜了桃孤儿寡母的，家家都修了新屋，就她娘俩还住的那个破屋里。

梨早换好了衣裳，在房里听着娘的唠叨，眼睛红红的。梨眼前又浮现出当年的情景：当年，梨和权关系好的跟一个人似的。那时，梨喜欢桃，桃也喜欢梨。后来，梨考起了兵，临走时要权帮他照顾桃。但是，没等梨当兵回来，权就把桃照顾成了自己的老婆。梨回来后，权不敢见他，桃也不敢见他。直到一天，梨在路上遇见了桃，在他一再追问下，才晓得是权和桃在外面吃饭时，偷偷给她下了药。不久，桃就怀上了权。

一个长长的闪电之后，响起一声炸雷。梨拉开房门，拿起伞就要出去。刚到门口，娘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娘拗不过你，你硬认定了桃，就把她娘俩接过来。

梨扭过头，低唤了一声，娘。

娘抹着眼睛说，快去快回。

梨奔向桃屋里，他要把娘刚才对他说的话告诉给桃，他要告诉桃，娘已经答应她做她儿媳妇了。他还要把藏在心里很久的话告诉给桃，他要告诉桃，当初的事不能怪你，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媳妇，你的妞就是我的妞，我会一辈子对你好，对妞好。

桃的屋越来越近，梨兴奋得要飞起来。

就在这时，前面传来“吱吱呀呀”的响声。梨看到桃的屋正在朝一边倾斜，屋顶上的瓦片纷纷掉落。

桃！梨大叫一声，扔了伞冲向桃屋里。没等梨到门口，桃的屋轰隆一声垮了！

桃！桃！梨站在垮塌的屋前，不停地呼喊。可是除了雨声，风声，梨没听到任何回音。

浑身湿透的梨不甘心，疯了似的去掀垮下来的砖和瓦。只一会儿，梨的手就破了，一滴滴地流出血来。梨一点也不觉得疼，仍不停地去掀垮下来的砖和瓦。梨一口气掀了好多的砖和瓦，仍不见桃和妞的影子。

后来，梨实在是累了，手都抬不起来了。梨一屁股坐在地上，勾起脑壳，大声地、绝望地哭了起来。

雨突然住了，不对，雨还在下着。

梨慢慢抬起头。梨便看到了头顶上的一把伞。顺着雨伞往下看，梨看到撑伞的是一个身材丰韵、面容俊秀的年轻女子——那不就是桃么？！

桃胳膊上挽着个包袱，一手打伞，一手牵妞。

桃和妞，正冲梨浅浅地、甜甜地笑着。

古人作画，讲究天然浑成，即所谓天趣。

北宋画家宋迪善画平远山水，其得意之作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号称画中八景，为时人交口赞誉。当时小窑村有个叫陈用之的也擅长绘画，宋迪看了他所画的山水，说：你的画技堪称上乘，但缺乏天趣。陈用之深为叹服，连忙请教。宋迪说：此不难耳。汝当先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卑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洞，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有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境皆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陈用之大受启发，此后

其作品果然大有长进。

欲得天趣，自然不能靠临摹前人的作品来达到，而只能师法自然。这便需要突破原来的思维定势，发挥想象力。破墙所显示出来的痕迹，并无多少奥妙之处，其可贵之处正是在于提供了一个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让观者化腐朽为神奇。由此创作的作品便能突破前人窠臼，宋迪教陈用之的，不仅是用眼去看，更是用心去感悟。

与天趣相对应的，还有墨戏。古代的文人画家认为，绘画创作无非是一种以笔墨为道具的高级精神娱乐。

天趣与墨戏

江舟

本人，同时也要求观赏者具有一定的生活体验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极力推广并积极实践墨戏说的有米芾父子。宋赵希鹄《洞天清录》称：米南宫多游江浙间，每卜居，必择山水明秀处。其初本不能作画。后以目所见，日渐模仿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戏，不专用笔，或以纸筋子，或以蔗滓，或以莲房，皆可以画。

墨戏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生活和个人命运的调侃和自嘲，具有浓郁的幽默和诙谐的色彩，以求得一时精神之放松，培养旷达的人生态度，因此，深得古代文人的青睐。然而，墨戏之说又极易导致玩世不恭。墨戏在艺术上，强调创新，强调画家自身的性情与才气，然而也可能恰恰又走向反面，信手涂抹，沦为一种技巧的卖弄。这样有矛盾的矛盾，亦是很值得细细玩味一番。

梦里的

姚红岩
塔卧

梦里的塔卧

我来了
今天的春风吹绿茅岩河
也吹开十万坪的映山红

梦里的塔卧

我来了
今天从桑植翻过一座山
从永定淌过一条河
就到了

梦里的塔卧

我来了
今天仿佛听到当年的枪炮声
红二、六军团
在这里策应中央红军出奇制胜
打败敌人2个旅
取得十万坪大捷

梦里的塔卧

我来了
今天湘鄂川黔临时省委的旗帜还在高扬
当年省委从大庸迁移塔卧
根据地人口100多万
管辖永顺、龙山、桑植、大庸、慈利、宣恩、咸丰
红军扩大21000

梦里的塔卧

我来了
今天革命先烈的鲜血已化成盛开的映山红
今天仰望高耸的烈士纪念碑
任凭风云变化
不变我的承诺

梦里的塔卧

我来了
今天时光轮转
在这一场战役斗争我无畏执着

梦里的塔卧

我来了
今天只要还爱着
梦想追寻着
只要还爱着
信念坚定着

梦里的塔卧

我来了
今天我要让忠诚
还世界颜色
也让我成为旗帜上的一点嫣红



树的影

杨永平

我总会想起小时候老家的三棵树。这三棵树，一棵是长在老家大门口的枇杷树，一棵是长在老家南面耳房背后的梅子树，还有一棵是距离老家三公里多一座山腰上的桑树。

这三棵树栽种于哪年，谁也说不清楚。我记忆中，它们都差不多一样年龄，长得一样的粗壮，根部需要两个成年男子手拉手才能抱住。枇杷树由于生长环境没有任何阻挡，长得非常高，直插云霄，握手白云拥抱月亮；梅子树周边布满龙竹树，阳光被挡住，长得不是太高，但枝叶匀称，遮盖住四周，宛若一把巨伞；桑树靠山的一面背阴，枝叶有些稀疏，而另一面向阳，枝叶密密麻麻，远远望去，就像披着一蓬迎风飘散的发冠。

农村缺衣少食的日子，因了它们变得异常充实；农村枯燥的生活，因了它们变得异常丰满。

每年秋风刚迈开脚步，枇杷果便急不可耐地褪去自己嫩绿的外壳，把自己饱餐阳光雨露滋润后的惬意姿态用金黄的色泽炫耀开来，争先恐后地挂满树梢。枇杷果终于熟透了，我们爬上树挑几颗熟得最好的，皮都来不及剥就往嘴里塞。那鲜嫩多汁的果肉刚入口时非常甜，嚼到最后就有些酸味了，但那酸味不甚浓，淡淡的，勾人饥肠，漫透肺腑。奶奶常说，你们的阿祖（曾祖父）最爱吃枇杷果了。那时还是旧社会，阿祖是村里唯一一个能舞文弄墨，而且还能把脉问诊的人，一年四季游走于村里村外，帮助村民识文断字、接骨疏筋，甚至为死去的人寻山脉为活着的人把风水。每年枇杷果成熟的季节，阿祖定会准时回家，与一家人团圆相聚。有一年，阿祖前脚跨进家门，后面就跟来了一大帮强盗，嚷嚷着“老艺人”，肯定弄了不少钱财，把家里抢劫了一空。阿祖吓得再也不敢回家，从此杳无音信。金黄的枇杷果缀满枝头，随风轻曳，奶奶暗自哀思。我十五岁那年，家里翻建房屋，枇杷果树挡住了阳光也制约着地基扩建，父亲带着人砍倒了枇杷树。

青梅煮酒，幸随分、赢得高歌。那时，正值懵懂年少的我还不会喝酒，无从懂得青梅煮酒的韵味，也没有心思体会梅花凌寒独自开的哲理，但梅子成熟的季节，我却最为开心。青绿的果实，涩酸酸的果肉，梅子最真实地酸酸甜甜了我们青涩的年龄。每天上学前必做的作业，就是爬上梅子树摘梅子，当我挎着鼓囊囊的书包出现在学校门口，一帮引吭高歌的男女同学纷纷叫嚷着把我围在中间，将我的自尊与骄傲渲染得五彩斑斓。小小的梅子果成了我对朋友拿捏讨价的资本，平时玩得好的还是有怨的，一颗梅子就能明显区分开来。当然，这其中还有那么一两个异性，不需要言语我都会想尽办法悄悄塞几颗到她们的书桌里。青涩的感情，正如青涩的梅子，朦朦胧胧。挺凑巧的，我离开家乡外出求学那年，我带着淡淡的思念离开青涩感情那年，一场暴风雨冲垮了梅子树所生长的土坡，梅子树倒在了暴风雨中，正如那段懵懂的爱恋，被淹没在了成长的车辙里。

那段时光里，如果说梅子是我炫耀的功底，可桑葚却是我不得不低头的对手。桑葚，我们当地称作“马酸”，果肉成颗粒状紧紧抱团在一块，如葡萄一般串串的挂在绿叶中，大拇指般大小。那棵桑葚树长在我们上学必经的路上，斜挂在山坡峭壁上，树形异常高大。可惜，我当时个子矮小，也不善于爬树，常常只能看着那红得发光的发亮的桑葚果实咀嚼入口。那些长得高，猴子般窜上窜下的同学成了我敬仰的英雄。看着他们矫健灵活地在这串桑葚中穿梭，我急得大声哀求不已。同学们似乎有意勾引我，也或许是对梅子事件的报复，故意摘下一串黑黝黝的桑葚丢给我，我赶紧伸开双手去接，可桑葚却转向掉进了他们的嘴里，嘴角随即泌出红色的汁液来，我却只能在焦急遗憾中用味蕾隔空想象那酸甜的滋味。终于，他们饱嗝连连了，这才指着我说：我扔下来你接好，待会我分你点吃。在取得我的一再保证后，一串串黑红的桑葚终于掉落下来。若干年后，离开家乡的我听说，这棵桑葚树不知什么原因，也消失了。

这三棵树伴随我走过了童年到青年，无知到朦胧的岁月，而今却成了过眼烟云，但绿色的故事仍在延续。这些树木花草，但在阳光下，在居民目光里依然默默地坚守初心和使命。用绿色喂养生命。

被人爱是树的企望，爱人更是树的幸福，爱欲的博大精深，竟使她归于了无言乃大愚，沉静而寂寞。虽然三棵树悄然远去，但是树的影——它们的风骨、姿态、无欲、博爱已成为我一生的滋养。大自然为我们营造了生存的环境，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需要长着一棵树，这棵树需要我们用心地去呵护。

只有心灵的树长青，诗才有远方。



月光 苗青 摄